

水

隨天去

*The Sea Melt
Into The Sky*



张尧学◎著

Zhang Yaxue

中央广播电视台大学出版社



The Sea Melt Into The Sky

天水
去隨

张尧学。著

Zhang Yaixue

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随天去/张尧学. - 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2005.6
ISBN 7-304-03246-4

I. 水…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61120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水随天去

张尧学 著

出版·发行: 中央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电话: 发行部 010-68519502

总编室 010-68182524

网址: <http://www.crtvup.com.cn>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5 号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数: 1001-2000

版本: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9.875 字数: 232 千字

书号: ISBN 7-304-03246-4/G · 1153

定价: 46.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作者简介

张尧学，湖南澧县人，1956年1月出生。清华大学教授，工学博士(1989年3月，日本东北大学)，现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兼中央广播电视台校长，亚洲开放大学协会主席。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客座教授以及日本会津大学客座教授。

张尧学教授对网络基础理论和网络技术及其应用工程进行了长期系统的创新性研究，主持和完成国家及国际合作科研项目多项，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一项，并获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在IEEE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和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撰写专著和教材7本。他还提出了受到学术界广泛引用并被美国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计算机进展》称为“协议综合法”等一系列网络基础理论算法。张尧学教授还是国际学术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ireless and Mobile Computing》等众多学术期刊的编委。

前 言

从1983年起，每年都要出国学习、考察或开会。头几年是在国外学习，几乎天天和外国人泡在一起。1990年回国后也是每年都要出去参加学术会议、访问或者是讲学，总有许多感受和看法。我想所有出国的人都一样，都有不同的观察、感受和看法。

每次出国访问，回来都要交一个访问报告。但那个访问报告是很正式的东西，我的一些看法和感受，大多数是一些小事，很难写进正式报告，但又想把它们记叙下来，于是就有了这本小册子里的这些小文章，相当于非正式的访问报告。

这些小文章有的是访问途中记下的，有的是回国之后凭着回忆写就。因此，有些人名或时间、地点不一定完全准确。这一点要请读者谅解。

还有一点要指明的是，这些小文章都是一些个人感受。这些感受就像盲人摸象，只是片面的看法，不一定正确。把它们发表出来，主要是供读者在茶余饭后消遣时间。如果在消遣的同时，也能引起读者的一些思考和共鸣，则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感谢中央广播电视台出版社与钱辉镜社长，没有他们的帮助和努力，本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

作者

2005年6月1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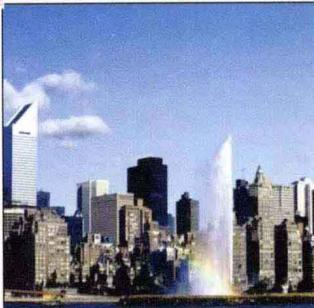
水随天去

美国篇

- 2 水随天去
10 麻省理工学院
16 生命科学与人才培养



- 再访哈佛 20
耶鲁大学 28
波托马可小学 34
杰佛逊科技高中 42



- 匹兹堡 48
底特律 54
密歇根大学 60

- 大峡谷 64
犹他大学的成果转化 70
盐湖社区学院 76
凤凰城 84



- 菲尼克斯大学 90
约翰·斯帕灵博士 94
斯坦福大学 98

- 硅谷与斯坦福大学 104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110
美国大学科研成果转化 116

目录

东欧篇



- 俄罗斯的国际飞机 124
莫斯科机场初感 128
短暂莫斯科 132
就差一点儿 138
圣彼得堡 142
琥珀厅 150
圣彼得堡大学 156



- 商场的收费厕所 162
中国留学生 166
索非亚 170
索非亚大学 176
索非亚第十八中学 180
索非亚的中国人 184
最早的黄金饰品 188
上帝的罗马尼亚 194



- 卡洛尔的王宫 200
议会宫 204
歌剧 210
最慢的国际列车 215
五颗炸弹 218
贝尔格莱德大学 222
塞尔维亚西餐 228
外交官 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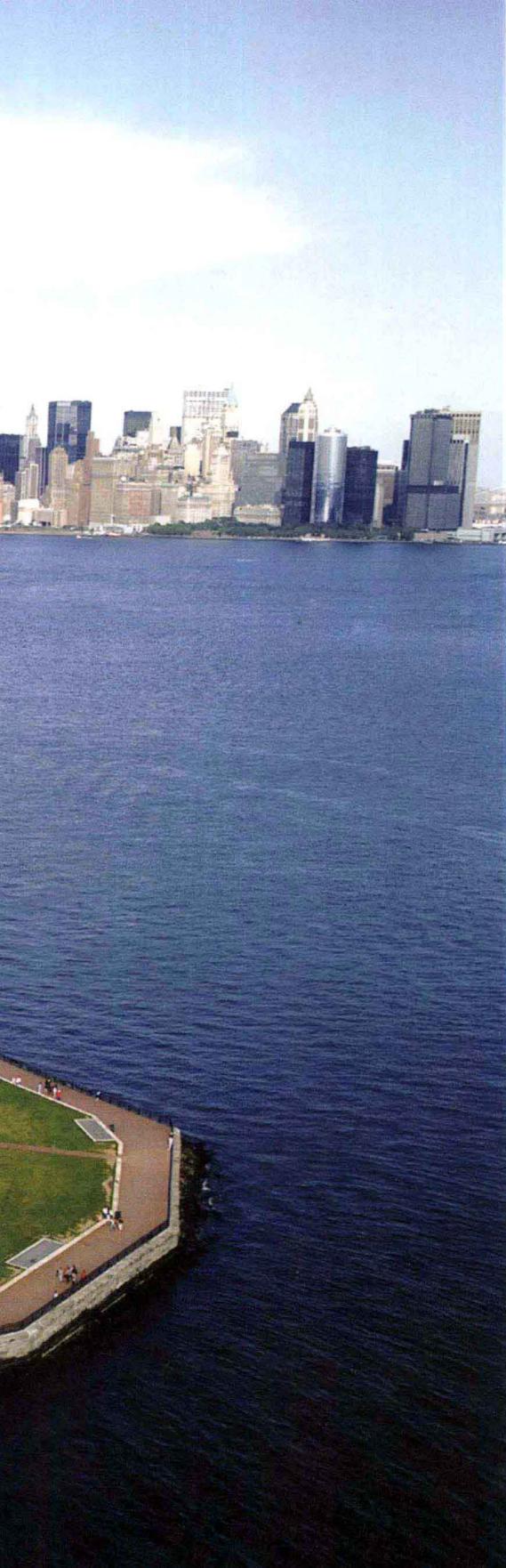
日本篇



- 地震 240
生命的脆弱 246
生命的顽强 250
人民币的魅力 256
 咖啡 264
站着吃的拉面 268
电梯小姐 272
朋友石井嘉一 276

-  兄弟 284
筑波城感怀 288
偷渡客 293
访问外务省 296
日程外的讨论 300
弱者不能太大度 305





AMERICA

美国篇



水 随 天 去

随着波音 747 发动机的强大轰鸣，一眨眼功夫，我们就已经到了白云之巅，万米高空之上。飞往旧金山的国航飞机，正平稳地飞行在柔和、美丽的云彩之上，一伸手，仿佛就能抓起这团团祥瑞的白云。





随着波音 747 发动机的强大轰鸣，一眨眼功夫，我们就已经到了白云之巅、万米高空之上。飞往旧金山的国航飞机，正平稳地飞行在柔和、美丽的云彩之上，一伸手，仿佛就能抓起这团团祥瑞的白云。公务舱里，非常安静。尽管同团的 7 名成员，除了部长在头等舱之外，大家都在公务舱。但是，大家很少交谈说话，有的闭目养神，有的翻看着机上的杂志，有的则拿出随身携带的书刊，在那儿悠闲地读着。由于是第一次随部长出访，出访的国家是美国，而我的英语又不怎么样，因此，很有点既兴奋又紧张的感觉。跟随领导，有让领导更直接、近距离了解和考察的机会，但是，如果英语不好，表述不当的话，跟着这么一位在美从事过多年科学的研究、英语呱呱叫的领导，只会有副作用。

座位正好靠窗，放眼窗外，空中的阳光仿佛格外绚丽。11月，正值秋末初冬，隔着窗，也能感觉到阳光的柔和。飞机不时在云层中穿过，时时还能望见太平洋中的碧波和蚂蚁般大小的海船。记得第一次去美国是在 1995 年的 7 月，目的地是麻省理工学院，闻名世界的理工科大学之首——MI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当时是受 MIT 计算机研究所 (LCS) 的坦内豪斯 (Tennehouse) 教授之邀，到 MIT 的 LCS 去做访问教授，研究主动网络和服务质量控制技术。那一次，我也乘坐国航班机，也是差不多这个时间，但飞行的终点是纽约而不是旧金山，同行的是清华大学的蔡莲红教授而不是今天的教育代表团，到机场迎接我们的是在纽约石溪分校做访问学者的佟丽娟教授而不是我国驻美使馆的官员。还有，当时的飞行路线，好像也不是经日本飞越太平洋前往旧金山。当时是经西伯利亚，到阿拉斯加入境再飞纽约的。那次飞行，除了从



飞机上领略了大西伯利亚的严寒，还在阿拉斯加感受到了极地的阴冷和白昼的短暂。然而，这次飞行，看来是一路阳光灿烂。

机舱里，空姐们不断送来饮料和甜点，时而也给那些睡着了的客人轻轻地盖上毛毯，或给喧闹的小孩送上一个美丽的飞机模型玩具。看着几乎都已入睡的同事，我的心情仍然是那样的忐忑不安，涌现着一股莫名的躁动。飞机又穿越了一片新的云层，大海又一次展现在眼前，那水在阳光的反射下，竟是那神话般的蔚蓝！脑子里，突然间觉得是在哪儿见过这种蓝。是了，那是在1980年，我还在大学二年级刚结束的暑假里，我见过这种蔚蓝。

一切都发生在不经意之间。那年的暑假，对于我这个全部生活费都依靠助学金的农村大学生来说，是一个打点工、挣点钱、读点书的好时机。因此，我找了一份校卫队的临时工，而不准备回老家休假。然而，在放假还不到一个星期的那天晚上7点，我和留校的同学们一起看中央电视新闻联播时，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我的家乡遭遇特大洪水、已经溃垸，中央、省委省政府正在积极组织抗洪救灾、安置灾民的消息。家乡有我的父亲、有我的兄弟姐妹、有我的儿时朋友和我的同胞乡亲。没等看完电视，我飞也似地跑到公共汽车站，乘上公交，来到西安火车站，买到了一张

经武汉中转长沙的站票，30多个小时之后，辗转回到了老家。

那时的湖南老家，满天阴雨，像用小磨磨出的米粉，均匀地从天上撒下来。大垸里，一望无际、碧水连天。那水是蓝的，没有一点浑浊。小雨洒在那蔚蓝的水面上，起不了涟漪，但增加了不少的凉意。尽管是南方的三伏，最热的季节，大堤上的人们，无论是男女老幼，看上去只有凄凉和彷徨。政府的救灾物资还没有到，人们吃的还是水到之前逃跑时带出的食品。由于下雨而且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中，生火有较大的困难，疾病的流行也正在潜伏中。

由于是60多年未溃的老垸，垸子要比河床低得多。溃垸之后，垸内的水深已经是10多米。我和哥嫂们摇着小船，寻找着我们那淹没在水中的被洪水冲垮的老屋……也是在那蔚蓝的水中，我们跳下水去，到那好几米深处打捞泡在水中的衣物、粮食。

今天飞机下蔚蓝的水，不再是长江、松滋河的洪水，而是连接亚洲大陆和美洲大陆的太平洋。它连接着世界上两个最伟大的国家——中国和美国。作为中国教育代表团的成员，我正在波音747的公务舱中，赴美进行访问。

可是，太平洋的海水，仍然是那么蔚蓝！

记得很小的时候，在我们家的门后，就是那满是蔚蓝色湖水



的沟围湖。在我的印象里，那是一个巨大湖。那湖里的水，多像在飞机下的太平洋海水的蔚蓝！只是它的味道是甜甜的。湖里，夏天满是荷叶和莲藕，冬天满湖都是捕鱼人和那令人心跳的鲤鱼、草鱼、鲫鱼、鲢鱼等淡水鱼。父亲用自家的小船，早出晚归，载回的总是至少有半舱的活蹦乱跳的各种鲜鱼。吃鱼、卖鱼、抓鱼是我从小的爱好。

然而，也就是这蔚蓝的水，好几位直到今天还时不时鲜灵活现地出现在我记忆中的儿时同伴，或因为失足、或因为无人看管、或因为青春的爱情和对父母安排婚姻的反抗，被这无情的水吞没了。记得小时候，我最小的姐姐，打猪菜之后在湖边洗脚时，和另外一位小同伴一起，滑进了沟围湖的深渊，是一位过路的叔叔，救起了两位刚刚小学毕业的小姑娘，是母亲几天几夜的守护，才从死神那儿夺回了姐姐幼小的生命。

水，对于生长在水乡的我，真的是太熟悉。学会走路不久，就学会了游泳，尽管游泳的姿势是狗刨。22年的农村生活，除了劳动，接触最多、体验最深，仍然是水。春天在水里捕鱼捞虾；夏天在水里游泳消夏，浑身一丝不挂，晒得像黑黑的泥鳅那样，稍微一热，就一头扎进